

加几张图片

The Old Man and the Sea

他是一位独自在湾流中划船捕鱼的老人，虽然外出已有八十四天了 却一无所获。在起初那四十天里，有个男孩一直陪伴他。可是四十天 后，老人依旧没有捕到鱼儿，孩子的父母不得不跟男孩说道：“那个老头儿已经倒霉透顶（salao）了，根本没有什么运气可言。”在父 母的安排下，男孩上了一只运气尚好的船，第一周就捉到了三条大鱼。 每次老人出海回来时，船舱里总是“空无一物”，看到这场景的男孩 难受极了；每逢此时，男孩总会像往常一样帮老人搬运杂乱无章的鱼 线、手钩（注释：将大鱼托出水面的钩子）、鱼叉以及裹在桅杆上的 船帆。布满褶皱的、船帆是用面粉袋缝制而成，收拢的船帆就像一面 彰显“永远失败”的旗帜。

老人身体单薄、憔悴不堪，脖颈上爬满了深深的皱纹。热带洋面 极易反射太阳光线，这引起了老人的良性皮肤癌变，因此他的脸颊上 布满了褐色斑纹。它们从他脸的两侧蔓延下去。由于常年用绳索拖拽 大鱼，手上的疤痕像沟壑一样纵横密布。这些疤痕都有些年代了，就 像是无鱼沙漠的风华侵蚀现象一样富有历史。

老人看起来那么的老态龙钟，除了他那双海蓝色眼睛，它们是 那么的愉悦欢乐，释放着不可战胜的光芒。

“圣地亚哥，”当他们从小船停泊地儿上岸时，男孩跟老人说道：“我们又能一起出海捕鱼了，我们家挣了一些钱 老人教授男孩捕鱼技术，男孩也因此爱惜他。

“不行”，老人说：“你现在的位置运气十足，你就跟他们出海捕鱼吧。”

“可是请你别忘了有一次我们出海捕鱼，一连八十七天都一无所获，后来的三周内我们每天都能捕到几条大鱼啊！”

“我没忘记呢，”老人说，“我知道你对我还是有信心的，这是你没有离开我的原因吧！”

“是爸爸让我离开你的，作为他的孩子我必须言听计从。”

“我晓得，”老人说，“这挺正常的。”

“我爸爸对你没有信心啊。”

“是啊，”老人说，“可是我们信心十足啊。对不对啊？”

“嗯，”男孩说道，“我请你到特勒斯酒吧喝杯啤酒吧，完了我们再把东西搬回去。”

“何乐而不为呢？”老人说，“这是渔民间的传统。”

老人和男孩坐在特勒斯酒吧时，旁边的不少渔民嘲弄老人，老人却泰然自若、不为所动。其他的一些渔民伤心地看着老人，他们并没有表现出来，只是彬彬有礼地谈论洋流、描绘他们鱼线的深度、赞美稳定的好天气以及捕鱼时的见闻。那天捕到大鱼的渔民早就坐在酒吧了

“圣地亚哥，”男孩喊道。

“怎么了？”老人回答说。此时他手里端着酒杯，正在追忆许多年前的琐事呢

“我能出去给你弄一些明天用的沙丁鱼饵吗？”

“不用了！你去玩棒球吧！我自己可以划船，罗杰里奥给我撒

网。”

“可是我想去给你弄鱼饵。既然我不能陪你一起出海捕鱼，我至少可以在其他事上帮助你。”

“你刚给我买了一杯啤酒，”老人说：“你已经是一个顶天立地的男子汉了。”

“你初次带我出海捕鱼时我多大啊？”

“你那会才五岁呢！那次我把一条生龙活虎的大鱼拽上船时，它几乎要把船拍碎呢！你也差点丢了小命。你还记得这件事吗？”

“当时的情景历历在目阿！鱼儿猛地跳起来不停地拍打着船板，横梁也断裂了，到处都是你拿棒子狠打鱼的声音。我记得你一把把我扔到放着湿线圈的船头，我感觉整条船都在拼命晃动，棍子打鱼的声音跟砍倒大树那样震耳欲聋，刹那间我满身都是鲜血味儿。”

“你是真的记得那件事儿还是我刚告诉你的？”

“我清晰的记得我们初次见面后发生的每一件事儿。”

老人用那双信心十足、充满爱意的眼睛凝视着男孩，然而眼睛里也不乏太阳灼伤的痕迹。

“如果你是我孩子的话，我会带你出海碰运气的，”老人失落地说道：“可惜你有自己的生身父母，再说你现在的那只船运气挺好的。”

“我可以去取沙丁鱼饵吗？我也知道从哪可以拿到四组鱼饵。”

“今天剩了些鱼饵，我把它们放到小盒里淹着呢！”
我去弄四组新鲜的鱼饵吧！

“那就要一组吧，”老人说道。他的希望和信念从未消失过，微风拂

来，这些品德又焕然一新。

“你要两组吧！”男孩说道。

“好吧！听你的，就两组，”老人同意了。“这不是你偷的吧？”

“我倒是愿意去偷啊，”男孩答道：“这是我花钱买的。”

“谢谢你了，”老人说道。

“这种洋流预示着明天的好天气，”他说道。

“明天你去哪里捕鱼呢？”男孩问道。

“去远处捕鱼，风向改变时我再回来。我想天亮之前就出发。”

“我也尝试着让船主驶向远处，”男孩说道。“如果你能钓到大鱼，我们也可以帮你一下。”

“他不喜欢远洋捕鱼”

“确实不喜欢，”男孩说道：“。”

“他的眼睛有那么不好使吗？”

“跟瞎子差不多了。”

“这有点诡异啊！”老人说道：“他从来没有捉海龟，捉海龟真的会弄瞎眼睛。”

“可是你先前在米斯基托海岸以外的地方捉龟已有数年了，你的眼睛不是照样挺好的吗！

“我是一个奇葩。”

“可是话又说回来，以你现在的体格足以迎击大鱼吗？”

“应该可以的，再说这里面也有很多捕鱼技巧的。”

他们从小船上拿起渔具。老人肩上扛着桅杆，男孩一手抱着木箱，里面尽是编织结实的棕色鱼线盘，一手拿着鱼钩和带杆的鱼叉。盛放鱼饵的盒子就放在船尾，旁边还有一个击棍，它主要用于制服被拽上船的大鱼。没人会去偷老人的渔具，可是把帆布和笨重的鱼线带回家实为上策，毕竟露水会使它们原有的质地。再说，老人坚信本地人不会盗窃他的渔具，他认为放置在船上的鱼钩、鱼叉根本不是什么诱惑。

他们一道朝老人的窝棚走去，门是敞开着的，他们进去了。老人把裹着帆布的桅杆倚在墙上，男孩也紧接着把线盘盒还有其他的渔具放在桅杆旁边。桅杆足有窝棚的一间房那么长，窝棚用王棕上的花苞“盾”（又名“鸟粪”）制成，所谓的“地板”只是土地而已，里面放着一张床、桌子、椅子以及一小块儿用木炭做饭的空地儿。

“未翻译”。这些是他妻子的遗物。墙上曾经挂着一张他妻子的彩照，每次看到妻子照片，他总是茕茕孑立、心生落寞，后来他把照片取下来放在棚角隔板的干净衣服下面了。

“你待会吃什么啊？”男孩问道。

“有锅鱼煮黄米饭，你想吃一点吗？”

“算了，我待会回家吃吧！我帮你生火吧？” “不用了，过会儿我自己来就是了，要不然干脆吃冷饭吧

“我把渔网拿去好吗？”

“当然可以。”

事实上老人根本没有什么渔网，男孩清楚地记着他们啥时候卖的 渔网。但是他们每天的日常便饭就是开这种玩笑。老人根本没有“鱼 煮黄米饭”，男孩心知肚明。

“八十五是个吉利数字。”老人说道，“你想不想看到我捕一条 除去五脏六腑之后净重超过一千磅的大鱼啊？”

“我去撒网捕几条沙丁做鱼饵，你能坐在门口晒太阳吗？”

“嗯。我这有昨天的报纸，我读一下有关棒球的新闻吧。”

男孩不确定“昨天的报纸”是不是也是玩笑，可是老人从床之下 掏出了一张报纸。

“这报纸是我昨天在酒吧那会儿佩里科给我的，”他解释道。

“捕到沙丁鱼我就回来。我把咱俩的鱼饵都冰镇起来，这样我们 明天就能一起用了，我回来后你可要告诉我棒球新闻啊！”

“洋基队不可能输掉比赛的。”

“可是我担心克里夫兰印第安人队会赢。”

“你要相信洋基队啊，马诺林！想一下伟大球员狄马桥吧！”

“底特律老虎队和克里夫兰印第安人队都让我惶恐不安呢！” “未翻译”

“你仔细读报纸，我回来你再告诉我吧！”

“明天就是第八十五天了，你认为我们应该买一张以八十五结尾的彩票吗？”

“可以呢，”男孩回说，“不过，你的最长纪录可是八十七天？”

“这记录不会再有第二次了，你看你能弄到尾数为八十五的彩票吗？”

“能呢，我可以订一张。”

“一张彩票可是 2.5 美元啊！我们能找谁借钱呢？”

“小菜一碟，我一直都能借到 2.5 美元。”

“我认为我也可以借到呢！可是我真不想借钱，刚开始你是借钱，下一步你就成乞丐了。”

“注意保暖啊，老爷子！”男孩说道，“现在是初春时节啊（九月份是南半球的初春时节）。”

“正是捕捞大鱼的好时节，”老人说，“每个人在五月天里都能成为渔民。”

“我现在去弄沙丁鱼饵，”男孩说道。

伴着西下的夕阳，男孩回来了，这时老人已经在摇椅上睡着了。男孩把放在床上的军用毛毯拿起来，铺在椅背上，裹住了老人的双肩。这双肩膀有些奇怪，老人虽年事已高，这双肩膀仍旧强壮有力，他的脖颈亦是如此。老人熟睡时，头部向前耷拉着，脖子上的皱纹似乎有点“消退”了。衬衫上尽是密密麻麻的补丁，太阳的照射使衬衫颜色深浅不一，看起来就像是帆船上的那块破帆布。老人面部苍老不堪，再加上紧闭的眼睛，脸上没有一点生命气息。晚风拂来，吹着他的那双赤脚丫子，摊在他膝盖上的报纸左右晃动，是他的胳膊将报纸固定在那里。

男孩悄无声息地走了，当他回来时，老人依旧熟睡着。

“老爷子，醒醒吧！”说话间男孩把他的手放到老人的膝盖上。

老人睁开了双眼，过了片刻才回过神来，随后莞尔一笑。

“你弄到什么了？”老人问道。

“我们的晚餐啊！”男孩回答说，“我们一起吃晚餐吧！”

“我还不是很饿。”

“快点吧，一起吃饭，你不能只捕鱼不吃饭啊！”

“我吃过了，”说话期间老人站起身来，折好了报纸，而后开始整理毛毯。

“你把毯子裹在身上吧，”男孩说，“只要我活着，我就不让你只打鱼不吃饭。”

“那我就祝福你寿比南山，照顾好自己，”老人说，“那我们吃啥呢？”

“黑豆米饭、油炸香蕉还有一些炖菜。”

这些饭菜在一个两层金属饭盒里放着，这是男孩从特勒斯酒吧带来的，他的口袋里装着两副刀叉、汤勺，每一副都用餐巾纸包裹着。

“这是谁给你的啊？”

“特勒斯酒吧老板马丁给的。”

“我一定要感谢他。”

“我已经谢过了，”男孩说道，“你就不用再去答谢了。”

“我要把大鱼的鱼腩送给他，”老人说，“他这样照顾我们可不止一次了吧？”

“我想是这样吧。”

“除了鱼腩以外，我一定要给他送一些其他东西，他对我们的照顾真实无微不至啊！”

“他还给我们送了两瓶啤酒呢！”

“我的钟爱莫过于罐装啤酒。”

“我知道呢，可这是瓶装哈士依啤酒，完了我还要把酒瓶子送回去。”

“真是麻烦你了，”老人说道，“我们现在可以吃吗？”

“我可是一直喊着你吃饭呢！”男孩轻声细语地说道，“你要是没准备好，我是不会打开饭盒的！”

“我已经准备好了，”老人说道，“我稍微洗一下就可以了。”你去哪里洗手呢？村里的供水设备还在两条街之外的地方呢！男孩心里想着。早知道我给老爷子准备充足的水，一块肥皂还有一条干净的毛巾了，男孩心里思忖着。我怎么能如此粗心大意呢？我必须给他弄件过冬穿的衬衣、夹克衫，整几双鞋子，再弄一条毛毯。

“这炖菜真香啊！”老人说道。

“给我讲一下棒球新闻吧，”男孩要求道。

“正如我所说的，在美国联盟中洋基队独占鳌头，”老人兴高采烈地说道。

“洋基队输掉了今天的比赛了，”男孩告诉老爷子。

“这根本不以为什么啦！昔日的伟大球员狄马乔重展雄风了。”“对立的其他队员也都挺优秀的

“确实如此。但是狄马乔与众不同呢。在其他的联盟中，就拿布 鲁克林和费城来说，我肯定支持布鲁克林。我想起了费城队球员迪 克·西斯雷，还有他在老公园里打出的那些漂亮球。”

“他的这些漂亮球没有人能够超越，他是我见过的击球击的最远 的球员。”

“你还记得他过去经常来特勒斯酒吧吗？那会儿我还想带他出 海捕鱼呢，可是我胆子太小了，不敢邀请他；后来我让你去邀请他， 你亦是如此。”

“我晓得啦，那次真是个大失误啊！他那会儿真有可能跟我们一 起出海捕鱼呢，要是有过这样的经历我们一辈子真实回味无穷了。”

“我倒是更想跟伟大球员狄马乔一起出海捕鱼，”老人说道，“据 说狄马乔的父亲也是一位渔民，也许他父亲也像我们一样穷困潦倒 啊！这样一来狄马乔也会体味我们的难处。”

“西斯雷的父亲一点都不穷，在我这个年龄的时候他已经效力于 联盟了。”

“当我在你这个年龄的时候，我伫立在一只驶向非洲的横帆船的 桅杆前面呢！傍晚时刻，我亲眼瞅见了海滩上的狮子。”

我知道呢，你早就告诉过我了。 ”

“那我们接下来应该谈谈非洲的往事还是棒球呢？”

“当然是棒球了，”男孩说，“给我讲一下约翰· J. 麦格劳的故事吧。”他把英文字母 J 读成了赫塔。

“在流逝的那些岁月里，他经常来特勒斯酒吧。当他喝得醉醺醺时，就像一匹脱缰的野马一样态度蛮横、粗话连篇、难以相处。他的心思都集中在赛马和棒球上。最起码他一直把骏马的名单揣在口袋里，打电话时也不时的提起骏马的名字。”

“他是一个卓越的经理，”男孩说道，“在我爸爸眼里，他是最优秀的经理。”

“因为他来这里的次数最多，”老人说道，“倘若迪罗谢也一如既往地来这儿，他也会成为你爸心目中的‘至尊’经理。”

“那谁才是首屈一指的经理呢，鲁克还是麦克·冈萨雷斯？”

“我个人看来他们俩儿不相上下。”

“如果说谁是最好的渔民，这称号非你莫属了。”

“不是的。我还知道其他更优秀的渔民。”

“你太谦虚了，”男孩说，“确实有许多好渔民，也不乏一些卓越的，可是你是最棒的渔民啊！”

“谢谢你这么夸我，我很开心！但愿不要出现我制服不了的大鱼，不然我们两个就都错了。”

“倘若你依旧钢筋铁骨，根本不会出现你制服不了的大鱼。”

“我可能没有自己想的那么强壮，”老人说道，“可是我通晓若干捕鱼敲门，再说我富有锲而不舍的精神。”

“老爷子，你该去睡觉了，这样明早你才能精力充沛。我会把饭盒、酒瓶送回特勒斯酒吧的。”

“那就晚安吧！明早我去叫醒你。”“你真是我的闹钟啊，”男孩

说。

“‘年龄’却是我的闹钟，”老人说，“为什么老人们早上都醒 的那么早？难道是要过比常人更长的一天？”

“我不清楚，”男孩回答道，“我只知道年轻的小伙子们很晚都 在辗转反侧、难以入睡。”

“我深有体会，”老人说道，“到时候我去叫醒你。”

“我可不喜欢船主喊醒我，显得我好像低他一等似的。”

“我明白呢！”

“老爷子，那你就好好睡觉吧！”

男孩出去了。屋里黑灯瞎火的，他们在桌子上吃完了晚饭，老人 摸黑脱掉了裤子、上了床。他把那张报纸塞到长裤里，卷起来当他枕 头用。他把自己裹在毛毯里，躺在铺满旧报纸的弹簧床垫准备睡觉。

他躺下不一会儿就酣然入睡了，睡梦中他走进了非洲，那会他还 是一个小男孩呢！他看到了漫长的金、白相间的海滩，白色海滩熠熠 生辉，刺得眼睛生疼；瞧见了高耸的山岬、棕色的大山。现在他每夜 都梦回那个海滩：他听到了海浪的咆哮声，目睹了本地人乘船破浪的 壮举，闻到了甲板上的焦油味、麻丝味，嗅到了早上陆风吹来的非洲 气息。

当他嗅到陆风的气息时，他会像往常一样醒来、穿衣、叫醒小男 孩。然而，今晚的陆风比往常来的早了些，老人梦中就知道现在起床 为时尚早，于是继续梦见白色山峰从海那边慢慢升起， 他还梦见了加 那利群岛的林林总总、形态各异的港湾和锚地。

他的梦里再没有出现过狂暴的风雨、妩媚的女人、硕大的事件，更没有

的新鲜鱼饵。我的船主总是自己搬运渔具的，他不会让任何人帮忙的。”

“咱俩之间就不痛了，”老人说道，“你五岁那会儿我就让你搬东西了！”

“我知道，”男孩说道，“我马上就回来，你再喝一杯吧，我们在这里可以赊账呢！”

他赤着脚走在珊瑚岩上，朝储存鱼饵的冰窖走去。

老人慢慢地品味咖啡。这是他一天的食粮，他晓得自己应该喝掉这杯咖啡。他已经厌恶吃饭了，而且他从来不带便饭，这种习惯由来已久了。他只是在船头放了一瓶饮用水，他一整天这和这个就够了。

男孩带着沙丁鱼回来了，其中有两组用报纸包裹着的沙丁鱼饵；他们抄小路朝帆船走去，脚下满是鹅卵石的沙地，他们抬起帆船使她划入水中。

“祝你好运，老爷子！”

“也祝你好运！”，老人说。他把船桨的绳索套在浆架上，为了抵消桨叶在海水中产生的阻力，他将身体往前倾斜，黑暗中他开始划船出海港。月亮已经落到山腰下了，此刻也有从其他海岸划过来的出海渔船，虽然老人不能看见它们，可是可以听到摇动船桨的吱呀声和船桨入水时的哗啦声。

偶尔会传来船夫的说话声。然而大多数船只都是悄无声息的，除了哗啦啦的船桨声。当渔民们驶出港口时，就分道扬镳了，都朝他们寄托厚望的捕鱼地儿驶去。老人知道自己要去远洋捕鱼的，大陆的气息被抛于身后，大清早海洋的清香味扑鼻而来。当他驶入被渔民誉为“大水井”的区域时，马尾草的磷光映入他的眼帘，

“大水井”处

海水深度骤然下降到七百英寻，它是海流冲击 “洋底注释一下” 峭

壁形成的漩涡所致，行行色色的鱼儿聚集在这里，海虾、做鱼饵用的 小鱼群聚在这片海域。有时候海底岩洞的最深处有大群大群的鱿鱼， 夜晚期间鱿鱼群会接近水面，因此也就成了遨游鱼儿的美餐。

黑夜中老人感觉到晨曦珊珊而来，老人划船时可以听到飞鱼冲出 水面的颤抖声，它们在黑暗中翱翔前进，僵硬的“翅膀”不停地发出 嘶嘶声。在海洋中飞鱼是老人主要的朋友，对于它们老人也是钟爱有加。他替鸟儿鸟儿感到惋惜，尤其是那些纤弱的黑燕鸥，它们一直遨 游于天际、寻找目标，却几乎觅不到食物；他思索着：与人类相比， 鸟儿的艰苦生活要超乎我们的想象，当然不包括那些掠食类鸟（例如 军舰鸟）和体格庞大、强壮的鸟类。大海这么残忍无情，像海燕一样 的鸟类生来那么不堪一击，这究竟是什么呢？海洋是和蔼可亲的， 更是美丽多姿的，有时却是反复无常的残忍；这些遨游天际的鸟儿冲 入水中觅食，不时的哀鸣，声音宛若细丝，对大海来说它们真的是不 堪一击。

老人总是把大海爱称为“ la mer”，在西班牙语中喜欢大海的人 会这么称呼她。有时候，就算是那些爱慕大海的人也会说她的坏话，话语间他们总把大海视为女人。有些较年轻的渔民捕鱼时是把 浮标

（注释一下）当做鱼线浮子的，他们拥有摩托艇，这是用出售鲨鱼肝 赚的钱买的，他们把大海称为“ el mar ”，将大海视为男性。提到大 海，年轻的渔民们将她视为对手、战场甚或敌人。可是老人却不这么 认为，他总是把她视为女性，她有时候会给你莫大的恩惠，有时却又 不理不睬。如果她做了一些离谱的或邪恶的事儿，那是她身不由己、 爱莫能助。他心想，月亮对大海产生的影响，就像月亮能影响一个女 人一样。

因为他对船速掌握的十分精确，除了洋流激起的阵阵漩涡，海平面也是“一马平川”，对他来说划船不过是小菜一碟，船儿平稳的运行着。他把三分之一的活儿都留给洋流了。天破晓那会儿，他已经划的很远了，这超出了之前的预期了。

我在“大水井”这片海域忙碌了一周，却是一无所获，他心里思忖着。今天找出鲚鱼群和长鳍金枪鱼群的位置，这些鱼群当中或许有大个头呢！

没等天色完全大亮，老人就抛出了鱼饵，让它们“随波逐流”。第一组鱼饵沉到了四十英寻的深度，第二、三、四组分别沉到了七十五、一百、一百二十五英寻的蓝色深水里。每个鱼饵都是头部朝向，鱼柄刺入身体内部，鱼钩漏出来的部分（钩弯、钩尖）用新鲜沙丁鱼掩盖。鱼钩穿过沙丁鱼的双眼，如此一来露出的部分就形成了半环形。鱼钩的每一处都是香气扑鼻、美味可口，吸引着过往的大鱼儿。

男孩给了老人两条新鲜的金枪鱼饵，准确一点应该是两条长鳍金枪鱼，这两条鱼像铅垂一样挂在了入水最深的鱼线上；另外两根鱼线上分别挂着一条二手的大青鲔和黄色金银鱼，但是这两条鱼保存完好，再加上鲜美沙丁鱼的“陪衬”，这两组鱼饵不乏十足的香味和诱惑力。每条鱼线的直径跟大铅笔一样，把鱼线的一段系在绿皮棍上，如此一来只要鱼饵拖拽或触碰鱼饵，绿皮棍就会弯曲；而且每条鱼线都有两个四十英寻的线圈，而且可以迅速连接其他线盘，这样一来在有必要的情况下，鱼儿可以拽着鱼饵“遨游”三百多英寻。

此刻，老人注视着小船一侧三根绿皮棍的下压情况，为了保持鱼线竖

直下降到合理深度，老人轻柔地划着船。天已大亮，太阳随时 都会升起来。

太阳从海面慢慢升起，老人能够望到别的船只，它们矮矮得贴 着水面，00000. 他朝水下望去，注视着那几根竖直沉到黑暗处的鱼线。 他掌控的鱼线是竖直无比的，这样一来，在海水的每一深度都有一组 鱼饵，等候着过往的鱼儿上钩。其他渔民的鱼饵都是任意得随海流飘 荡，有时候鱼线本来处在六十英寻的深度， 渔民们却误以为鱼饵已经 沉到一百英寻处。

老人心里寻思着：“虽然我精确地掌控鱼饵深度，可是我不再有 好运啊！可是谁知道我有没有好运气呢？说不定我今天就要走运了 呢！每天都是一个崭新的开始。走运固然是好事儿，可是我情愿技术 上的严谨、准确，这样好运降临的时候，我就能从容应对了。

两小时过后太阳升得更高了，老人瞭望东方光线没有之前刺眼 了。现在视野里只有只有三只小船了，它们已经远离海岸了，而且呈 现的图景十分矮小。

他心想：一生当中，朝阳的光线总是伤害他的眼睛，而眼睛不是 依旧明察秋毫吗！傍晚时刻，我可以直视夕阳，眼里没有一点黑晕， 傍晚余晖的威力绝对不逊色于朝阳，可是让老人眼睛疼痛难忍的莫过于刺眼的朝阳了。

就在这时候，老人看到一只展开长翼的军舰鸟翱翔于前方的天空。他迅速俯冲下来，斜着身子，双翅向后缩， 接着又盘旋于上空。

“它肯定是发现什么了！”老人大声说道，“它绝对不是 在闲看大海。”

他缓慢、稳当地朝鸟儿盘旋的海域划去。老人泰然自若，让鱼线保持竖直下降的状态。不过由于想利用军舰鸟找到目标，老人向洋流稍微靠近了一些，尽管船速比正常捕鱼速度快了一些，老人的捕鱼方式依然是正确无误的。

军舰鸟飞的更高了，翅膀纹丝不动，又在天空翱翔起来。突然间，它一头钻进水里，只见飞鱼跃出水面，孤注一掷地“飞行”于水面上。

“闸刀鱼（注释一下），”老人惊呼道，“大闸刀鱼。”

他迅速放下双桨，立马从船头下面抄起了一根小鱼线。鱼线一端系着金属导线和一个中等鱼钩，他赶忙拿了沙丁鱼中的一条当诱饵。他将鱼饵从船舷那里抛到了海里，并把鱼线的一端紧紧系在船尾的环形螺栓上。过了一会儿，老人又在一条鱼线上放上了鱼饵，把它系在了船首边儿。他继续划着船，观赏着长翼黑鸟掠过海面。

老人看着看着，鸟儿再次俯冲下来，为完成这一动作，它特意把翅膀向后掠，然后疯狂地扇动双翼，追逐着飞鱼去无果而终。大闸刀鱼紧跟着仓皇而逃的飞鱼，当它们跃出水面时，溅起了阵阵水花，这些景象映入老人眼帘。飞鱼“凌空飞翔”时，闸刀鱼就在它们下面的水里飞速穿梭；倘若飞鱼落水时，闸刀鱼定会水下等候。老人想：这是一大群闸刀鱼啊！闸刀鱼无处不在，如此看来飞鱼是凶多吉少啊！对穷追猛打的鸟儿来说，飞鱼真是“庞然大物”啊！再加上飞鱼箭一般的穿梭、飞翔速度，鸟儿根本无计可施。

老人看到飞鱼一次次的蹦出水面和鸟儿所做的无用功。他心想：这群鱼儿已经从我眼底下溜之大吉了，它们穿梭速度太快，一会儿功夫就离我很远了。可是，也许我能捉到一条落单鱼呢！或许我的那条大鱼就在它们中

间吧，我的那条大鱼肯定就在大海某处呢！

远处看来，陆地上空的云彩就好比迭起的山峦，蓝灰色的山丘矗立于海岸后面，此时的海岸只是一条绿色长线。此刻海水呈现深蓝色，颜色如此之深以至于看起来就像是紫色。当老人朝紫色水望去，只见红色浮游浮动和太阳射出的奇异光线。他望着鱼线垂直下降，一直到他看不见的深度，当他看到这么多浮游生物时，他情不自禁的高兴起来，因为浮游生物意味着鱼群。现在的太阳比刚才升地更高了，它射到水中的奇异光线预示了好天气，陆地上云团的形状也证明了这一点。可是鸟儿几乎销声匿迹了，水面上空无一物，有的只是几小块被晒的发白的黄色马尾藻和一只紧靠着船舷浮动的紫色水母。这只水母的胶状“皮囊”形态规则、色彩斑斓，它一会歪歪身子，一会又矫正过来。它就像一个气泡一样欢快地浮动着，身后拖着的紫色丝状物长达一码，这些冗长丝状物通常是致命的。

“是水母啊！”老人大喊道，“你个混蛋！”

老人轻轻荡起双桨，接着他朝水下看去，只见有些小鱼游弋于丝状物之间，水母游动时产生的气泡形成了一小片阴凉处，鱼儿也就遨游到这片阴影处，鱼儿自身的颜色也像是水母拖拽的丝状物颜色。对于水母的毒性，鱼儿是天生免疫的；可是人类就截然不同了，有时有些丝状物不免会粘在鱼线上，这些紫色丝状物上占有粘液，倘若渔民捕鱼时触碰到这些丝状物，胳膊和手臂上就会伴随着疼痛感、出现红肿症状，就像是被毒藤或毒栋扎到一般。可是触碰水母丝状物后的不良反应来的迅速，就像活生生地被鞭子抽打一般。

绚丽多彩的水母固然漂亮，可是它们却是海洋上最虚幻的东西。老人

以上内容仅为本文档的试下载部分，为可阅读页数的一半内容。如要下载或阅读全文，请访问：<https://d.book118.com/868066034075007040>